

山西作家长篇小说丛书

乡村豪门

许建斌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I 24

117-c2

乡
村

许建斌
著

豪
门

北岳文艺出版社

社 长：马森彪
总 编 辑：
责任编辑：杨济东

乡 村 豪 门

许建斌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125 字数：290千字

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

ISBN 7—5378—1627—1

I·1587 定价：16.90元

第一章

公元一千九百九十四年严冬，一个暴风雪肆虐的夜晚，平阳县电视台忽然停播了例常编定的节目，连续播放吉星焦化公司临时招工清扫公路的广告。据称，后天不论任何单位任何人，只要愿意参加清理从吉星公司所在的白云镇到火车站道路的积雪，每平方米将得到五元钱的报酬。已经关机的广播电台也重新开机，播放相同内容的广告。播音员甜美圆润的嗓音被凛冽的风撕咬得七零八落。

堂堂政府的喉舌，插播一家私人公司的扫雪广告，如

此异乎寻常的事，在平阳县却没有任何人大惊小怪，人们早已习惯了吉星公司和它的老板苏荣生的名字，知道他有实力左右全县的经济生活。一些在经济部门工作的人，还多少知道一点这则紧急广告的来由。

平阳县有数以百计的私营焦化企业，但就其规模、资格和影响来说，没有一个能与苏老板的吉星公司相抗衡。去年以来焦炭销售虽说转旺，但就全国范围来说还是供过于求。平阳县的许多焦化企业老板在为寻求稳定的主顾劳心费神，苏老板却始终没有为此发愁过，吉星公司在国内有稳定的销售市场，国际市场上也有良好的声誉。前不久，苏老板的亲家——省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范经理和美国森威钢铁公司签订了十万吨一级冶金焦合同，每吨九十美元，这是吉星公司对外出口焦炭前所未有的最好价格。根据合同规定，在三个月内分五次交付，第一批两万吨焦炭半个月后要在天津港启运。可是天不作美，从前天子夜开始，鹅毛大雪就覆盖了运输道路。延误时间将被处以数额惊人的罚款！苏老板的二儿子苏杰建议，决定采取这种不寻常的措施。

早已不是那一呼百应人海战术的年代，但人们相信，到时候前来扫雪的单位和个人一定不少，原因不是酬金，重要的是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吉星公司已和县城与附近村镇上万人的生活挂上了钩，公司面临困难之时，人们要向苏老板表示自己的态度。

凌晨，雪停了，铅灰色苍穹下，漫无边际的旷野积满皑皑白雪，暂时给这世界回归了原始的纯净和静谧。一道尖厉的汽笛声划过白云镇上空，刺破了清晨的寂静，持续不变的音响传到四面八方，呼唤着人们去做工。

白云镇苏醒了。

远远近近的乡村也开始蠕动起来。

有着黑色高大身躯和细长脖子烟囱的焦化公司和大工厂也在

汽笛的颤栗中慢慢苏醒过来，不时喷吐出一团团火焰，呼吸着一团团烟雾。工人们从笼罩着黑暗和银装素裹的大地中活动起来，涌向白云镇的各个工厂、公司和小作坊。

雪野上踩出一串串杂乱无章的脚印，成千上万的工人们仿佛一群群无声无息的黑色蚂蚁。白云镇的大街小巷也响起一片沙沙沙的脚步声。在工厂和公司做工的工人们，他们唯恐在规定的时间内上不了工作岗位，这是一件他们认为很不幸的事情。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一个月的奖金或一半工资就会被扣掉，即使你能够找出千百种理由证明迟到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所以，许许多多的人一边诅咒这倒霉的鬼天气，一边匆匆赶路。

中英合资吉星焦化公司的乳白色办公大楼渐渐呈现出雄伟壮观的轮廓。董事长办公室主任苏杰步行来到公司上班。他是一个时间观念极强的人，上班从来不会迟到。他走进办公楼大厅时，看见大厅中央围着十几个人，有在机关上班的管理干部，有在车间劳作的工人。干部们看见苏杰后脚步生风离开人群，几个工人则围上来，向苏杰讲明情况：一个在洗煤车间干活的外村工人，骑车来公司上班，在路上摔断了腿，工友们就把他抬来了。

苏杰指着一个中年模样的人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上班迟到了怎么办？”

“一分钟扣十元，迟到半个小时扣去一个月的奖金！可是他摔断了腿，一个工厂的工人，总不能见死不救！”

“他没有家吗？你们怎么把他抬到公司来？”

工人被问得张口结舌。不在工作岗位上出了人身伤亡事故，公司不负责任，公司的每个人都知道。

苏杰走过去，看到伤者那张脸因为痛苦而扭曲了，他伤得很重。苏杰说：“你不是工伤，公司不负任何责任，可是，你很可怜，年纪又大了，给你一千块钱医疗费，从今天起，你就不用来公司

上班了，下午就会有人顶替你的工作。”

“主任，一家老小七口人全靠我养家糊口，我腿好了，再来公司上班。”

“你这么大了，腿好了也不能干了。”苏杰又对其他人说：“你们把他送回家去，每人三十块钱，不扣你们的奖金，别忘了，让他的家属来拿钱！”

一个高个子工人说：“咱们找苏老板去，他肯定不会这样。”

苏杰转过身来说：“我爸不在，你们也找不见，找见也是白搭。”他说完踏上了楼梯。

苏杰来到三楼办公室，经过秘书办公室时，看见方达正给柳翼婷往杯子里倒水，柳翼婷看见他却如同看见一个陌生的过路人，这使他感到非常不愉快。当他打开办公室的门时，好像已经忘记了刚才看到的那一幕，脱掉皮大衣站在窗前诅咒这糟糕的鬼天气。过了一会，他坐在办公桌前仔细批阅各种文件、报告和材料，他总是拼命地工作，不肯偷得片刻的休憩，全部阅过之后，把需要转呈父亲批示的夹在一个黑色文件夹里。

苏杰接着坐在计算机前不停地敲打着键盘，父亲授权他负责此次举措，令他兴奋不已。他希望公司不要放弃任何获取利润的机会。他在认真地计算每一项费用，一串串枯燥的数字犹如美丽的音符吸引着他。他对于公司业务活动的任何一项支出都能计算到准确无误的地步。

两个小时后，他计算出结果，需要五十万块钱，根据计算结果草拟了一份申请拨款的报告。

苏杰拿着申请拨款的报告到财务处找二妹苏萍，苏萍是财务处长。苏萍接过报告详细看了一遍说：“这需要唐小玉签字。”

“为什么？这是父亲安排的事。”

“公司两万块钱以上的费用支出必须经过她签字，即使父亲同

意也不行，这是父亲定下的制度，没有人敢改变它。”

“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给自己戴上枷锁？”

“只有父亲明白。”

苏杰摇头苦笑着说：“我去找她。”

“她在四楼卧室，病了好几天啦，我刚才去找她，听见父亲在里面说话。”

苏杰记起父亲好几天没有回家吃饭，他把报告交给二妹，让她去签字。

苏萍说：“我见机行事吧！”

下午，苏萍在父亲到生产车间视察的空隙间，到唐小玉卧室请她签了字。苏杰在财务处提出二十万现金交给供销处长。供销处长刚走出门外，一位包裹着头巾的妇人走进来，她的身上、眉毛上都凝结着雪花，整个面孔冻得发紫，她站在苏杰身旁哆嗦着问：“你是小老板？”

苏杰打量着这位妇人问：“你有啥事？”

妇人判定苏杰就是丈夫说的小老板，扑通一下跪在地上，仰头看着苏杰说：“我是槐树庄的，我丈夫在公司做工，今天早晨摔断了腿，你不让他来了，我是来求你，我丈夫腿好了让他来吧！我一家老小七口，全靠老头子一个扑腾活路。”妇人说完埋下头，两只手支在地上。

苏杰赶忙扶妇人往起站：“大婶，你快起来！这事我知道，不是已经拿上钱了吗？”

“小老板，钱拿上了，一千块钱不能过日子。你让我丈夫来上班，我就不要这一千块钱！”妇人抽泣起来了。

苏杰用劲拉妇人的胳膊，妇人快站起来时，苏杰说：“大婶，你坐到沙发上听我说。”这时妇人又跪下了，“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小老板，你知道槐树庄是个穷地方，就靠几亩盐碱地过不了

日子!”

苏杰怎么会不知道，槐树庄也是白云镇的一个行政村，全村没一个企业，而且人多地少，致富都靠劳务输出。槐树庄还有他家的一个远房亲戚，两个儿子都在公司做工，每年还到这里索要几千块钱。

妇人抬头看了一眼苏杰又低下头，苏杰见她还不起来，跺了一下脚大声呵叱道：“你坐到沙发上，再不起来，我让人把你拖出去。”妇人抬头看见苏杰生气的样子，慌忙站起来却不敢坐到沙发上。

苏杰坐在椅子上看着妇人，心中涌动起苦涩的波涛，他能对妇人说什么呢？都是一片黄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又一大把年纪了，为了一口饭吃，跪在自己脚下。唉！我该怎么办？他起身倒了一杯开水端在妇人面前说：“大婶，喝点水暖暖身子吧！”公司不要残疾人，这是制度，谁也不能改变！他的目光四处游荡着说：“大婶，不是我不讲人情，你丈夫这么大年纪了，腿好了也不能干了，焦化公司都是苦力活，坐办公桌你丈夫又干不了，也轮不上他，腿残了咋还能干？不是我心狠，我要心狠就不会给钱，你回去吧，再找个别的活计。”

“小老板，你行行好！让我丈夫来公司，就是给我一家七口人一条活路。”妇人的眼泪流在黑青的脸上。

苏杰的心也在颤抖，他点燃一支烟吐出两个烟圈后问妇人：“大婶，你有没有长大的儿子？让你儿子来吧！”

“小老板，没有，有三个丫头片子，大的出嫁了，两个小的正上学，还有公婆，家里就是我丈夫一个人扑腾活路。”

苏杰打电话让方达过来，方达进来问：“苏主任，什么事？”

“你去找苏萍拿两千块钱，记在我帐上，扣我的工资。”

方达出去后，苏杰对妇人说：“大婶，你喝点水暖暖身子！”妇

人泪水涟涟看着苏杰，苏杰急忙掉转头看着窗外飘飞的雪花。他不敢再看妇人，怕动摇自己的意志，从回到公司第一天起，他就时刻告诫自己，要百炼成钢，要使公司所有的人遵守铁一般的纪律。

方达把两千块钱放在苏杰面前，苏杰拿起钱塞在妇人口袋里说：“大婶，你回去吧！你丈夫腿好了做点小本生意。”

妇人见已成定局，心一横骂起来：“小老板，你这个黑心肠！没人性的东西！”

苏杰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骂道：“你给我滚！不识好歹的东西，一分钱不给你也翻不了天。”

方达拉住妇人的胳膊往外拖：“大婶，快走吧，不能人心没尽。”

苏杰看着两个人走出门外，在地上转了两个圈，跑到楼道里喊：“方达，把你身上的钱给了她，我还你！”

色彩斑斓的灯光摇曳着飘坠的雪花，刚扫过的鹅卵石甬道上又落下一层厚厚的积雪。苏杰两只手插在口袋里缩着脖子向前院父亲的卧室走去。院子里扫雪的人都停下来眼巴巴望着他，在心里指望他说一句话，不用扫了，回屋里去吧。他却一句话没说，从容地走过她们身旁，如同没有看见一样。

苏老板没有回家吃晚饭。苏杰吃晚饭前惴惴不安地给父亲打了电话，请他回家吃晚饭，父亲说十点钟回大院来。整个下午，苏杰没有找到父亲，他迫切希望父亲坐下来听他讲关于抢运两万吨焦炭的周密计划和费用支出，使父亲深刻认识到他是一个十分精明和能干的人，从而赋予他更多的职责和权利。

苏老板屋子里没有一丝光亮，苏杰在门前站了一会就往后院折。路经母亲住的东厢房时，屋里传出母亲叫唤吴婶的声音。苏杰大声喊在远处铲雪的吴婶，吴婶跑过来问苏杰有什么事，苏杰说：“我妈在屋里叫你。”

吴婶从老板娘屋里出来，站在院子里高兴地大声喊：“别扫了！别扫了！老板娘说这是老天爷给老百姓下粮食哩！老板娘还说，谁要洗热水澡就到她屋里去。”

苏杰接着说：“赶快休息吧，天不早了。”他向前走了几步又对吴婶说：“吴婶，让厨房做点好吃的。”

眨眼间，十几个扫雪的跑得无影无踪。

老板娘是苏杰母亲，姓梁名彩珍。苏家发迹后，外人不敢直呼其名了，可也找不到恰当的称呼，有一次她对一个外人说，我是老板的婆姨，叫我老板娘吧。后来就传开了，既亲切又显示了身份。

在吉星公司至县城火车站四十里的公路上，一片人欢马叫的热火朝天景象，数以千计手持铁锹的人在早已划定的地段内清理积雪。清理一平米积雪可得到五元钱的报酬。年关迫近，沿途乡村生计紧张的人家都出了劳力，抓上几个现钱好过年，很多来迟的人到城里去扛盐，在城里扛上盐洒在清理了积雪的公路上，下的雪便会随时融化。扛盐的人扛一袋一百斤的食盐，根据路程远近付给报酬，每多走一里路，加一元钱。

公司全体管理干部都到了公路上，有的划地段，有的发放钱，有的参与清理积雪，他们不会得到一分钱，但是他们在拼命地干活，唯恐比别人干得少，让苏家的人看见。

唐小玉身穿一件浅绿色短大衣，戴着白口罩，一锹一锹铲着公路上的雪。她看到一个衣着单薄的老人甩开膀子挥舞着铁锹，头上冒出缕缕热气，她走到老人地段内，一边铲雪，一边和老人攀谈，老人告诉她，他是一个无儿无女的老光棍，在邻居家看了电视，出来抓几个现钱过年。他说我村的人都说苏老板是个慈善人，说不定看见我可怜会多给些钱。唐小玉两眼发酸直想掉泪，她不敢相信现在还有这般光景的人家，想到自己穿金戴银的日子，油

然而生怜悯之情，她掏出一百元钱塞在老人上衣口袋里。老人认定她是老板娘，扔了铁锹就要下跪，她慌忙拉住老人说：“大伯，我不是老板娘，我是公司的一个职员。”老人说：“我看你一脸福相，在公司肯定是管事的，我村的人说，苏家的钱一火车都拉不完！”唐小玉笑着说：“大伯，别听老百姓瞎嚷嚷，公司养活着三千多工人，发一次工资就是几百万。”

老人说：“大家小家一个理，蛇大窟窿粗。”老人埋头铲雪。

唐小玉头上渗出了细细的汗，身上出的汗湿透了内衣，一阵风吹过，她感到切入肌肤的冰冷。她的身体很虚弱，苏老板不让她来公路上，她等苏老板走后就出来了。她每铲一锹雪，体内都要滚过一阵疼痛，她帮老人铲完最后一锹雪，告诉了老人领钱的地方，支撑着向西边走去。每走一步，仿佛要耗尽全身的力气，她看到苏老板和儿子苏杰交谈着，周围站着许多人，她又折回来向东面走去。

苏杰手持大哥大，带着几个人沿路检查，看雪清理干净没有，看划定的地段距离足不足，他不时地停下来用尺子量。

忽然，他在这里看到了父亲，父亲今天着意换了一件灰色的中山服，带了一顶平常的布帽，但是因为衣服很好的色泽和质料，在人群中还是很显眼，他已经发福的身躯挥动起铁锹，显得有些笨拙，干不了几下，就得拄锹站定，用手绢擦擦那张团扇脸上沁出的汗。

苏杰很有些不以为然，什么年代了？怎么还有点“干部参加第一线”的味道？在人家国外，哪有老板干这些粗活的？坐办公室可以创造更大效益嘛！多余！他抓着父亲手中的铁锹反复劝解父亲回公司去，“爸爸，你不要干了，就是多出一个人的工钱嘛！这么冷的天，你会冻坏的！”

“人们看到我和他们一样干活，所有的人会出更大的力，流更

多的汗，甚至不要工钱！”

苏杰微笑着把铁锹交给另外一个人，拉上父亲往前走，“爸爸，你在那里干活，看到的只是周围的那几个人，你在公路上走一趟，所有的人都会知道你来了。”

父子俩交谈着向前走，干活的人认出了苏老板，苏老板在电视上亮过相，当过特邀嘉宾，很多人停下手中的活计，驻足观望着苏老板，苏老板向人们挥手致意。苏老板来了！苏老板来了！人们奔走相告，在远处干活的人纷纷跑来目睹这位传奇式人物的风采。干活的人看过苏老板，有的跑到路前说句话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到原来干活的地方。

公路上人声鼎沸，你来我往，宽阔乌黑的柏油路渐渐呈现出笔直的身躯。苏杰看见了远处的唐小玉，她在不停地铲雪，扔一锹雪擦一把汗。她在面部系了一块白色纱巾，只露出两只眼睛。苏杰心中又泛出几分反感，这婆娘，父亲宠你，你掖着藏着就算了，这个时候，偏来大庭广众下引人注目，还怕人们不指指戳戳议论吗？苏杰对父亲说：“爸爸，你回去吧！下午就能往车站上拉焦炭，我已经告诉了运销处长，要不分昼夜抢运。”

刺骨的冰凉迎面扑来，寒风肆虐着。可是所有的人都在努力地干活。苏老板也感到无以复加的寒冷，他转身往回走，在一处人多的地方停下来，一个赤膊后生身上冒着热气往公路上撒盐，看样子他刚从城里扛来食盐，他洒得非常认真，白色食盐颗粒均匀地铺在公路上。他只穿了一件蓝色内衣，或许因为身体发热脱掉了棉衣。苏老板走过去，从一个随从的手里要回了自己的皮大衣，披在赤膊后生身上，一句话没说就走。赤膊后生认出是苏老板，追上去披在苏老板身上说：“我认出你来了，你是苏老板，你的身子宝贵，我这号人不穿衣服也冻不坏。”

“年轻人，不要这样，我也是农民儿子，你穿上吧，它能卖好

多钱。”苏老板把大衣又给了赤膊后生。

公路上许多人看到了这一场面，有的人哀叹命运的不幸，这样的好事没有降临到自己的头上，那是一件纯皮大衣啊。有七八个中年模样的人近距离跟在苏老板身后，他们祈盼着幸运降临到自己头上。

赤膊后生小心翼翼地把大衣叠起来，抱着离开了公路，他没领一分钱。

一阵紧似一阵的风夹着一团团雪花掠过旷野，公路旁的枯树枝发出相互撞击的枯燥声音，令人毛骨悚然。

白云镇九泉大世界老板牛二黄扛着一把铁锹走在公路上，他的小眼睛骨碌碌转个不停，身后还跟着十几个店里的伙计，他铲雪伙计们就铲雪，他走动伙计们就跟上。

他的面孔颜色就像浸透了血的油脂，玻璃球似的眼睛有点突出，头上稀疏的头发紧紧贴在高高隆起的方形额头上，脸上和额头上的折皱很多，他的身子老是向前躬着，看起来好似一个在地上寻找东西的老乞丐。

他和伙计们没有在划定的地段内干活，一路上走着，看到别人没有铲干净，他就和伙计们三下五除二干完了，再认真地扫一遍。他不是带上伙计们来挣钱，目的是让苏家的人看见他和伙计们来了，而且最好知道他没有挣钱，他不时和公司机关的干部们打招呼，声音很高而又充满热情，他打听到苏老板也来了，带上伙计们朝县城方向走来，已经走了十几里路，没有看见苏老板的身影，这使他十分伤感。

他努力搜寻着苏老板的身影。

苍天不负有心人，苏老板矫健的身影终于出现在牛二黄光亮鲜明的视野中。他立刻兴奋起来，甩开膀子干，一锹接一锹的雪飞出去。伙计们看到老板带了劲，也使足力气铲雪，牛二黄的余

光看到苏老板走近时，他直起身子，左手揉搓着腰，脸上泛出痛苦的神色，那情状表明他已经干了很长时间。

“苏老板，这么坏的天气当心冻伤你的身体，快回去吧。”

“哦，是牛老板，你冻不坏我就冻不坏。咱们都是打闹土坷垃的人，领上钱了吗？”

“苏老板，一条街上的老邻居怎么敢要钱？再说，你也是为老百姓谋利益，出来帮个忙是应该的。他们是我店里的伙计，他们很能干，一个人能干三个人的活，他们已经干了很多，我回去要奖励他们。”

苏老板微笑着说：“牛老板的情意我领了，你最好把钱领上，有事你找我！”苏老板走了。

牛二黄望着远去的苏老板说：“你家死个人就好，我一年不开张也能赚了。”他脸上绽出丑陋而又开心的笑容，左顾右盼不见苏家和公司的人，吆喝上伙计们抄一条近路回镇上去了。

苏家大院一身素裹，远去了往日车水马龙的喧闹和嘈杂，显得格外肃穆宁静。

十几个人在吴婶的带领下扫院子里的雪，她们的手和脸冻得发紫，风如刀子一般割在脸上，关节也僵硬了，她们已经干了七八个小时。扫完第一座院子的雪，第二座院子里已经积得很厚，好不容易扫完第二座院子里的雪，第三座院子里又是满目皆雪，她们不敢怠慢，苏老板吩咐吴婶天黑时必须全部彻底地扫干净，可是她们总扫不干净，雪花一直飘落不停。

燕儿倚着一棵丁香树流泪，吴婶说，不敢哭了，不敢哭了，这么冷的天气会冻坏眼睛，一辈子落个红眼病。燕儿总是想哭，怎么也止不住眼泪，吴婶替她擦了几回，叫上她抬雪，往大院外面倒。

吴婶和燕儿抬着空筐来到第二座院子里，吴婶看见老板娘拄

着拐杖披着一件浅黄色皮大衣站在雪地里，吴婶扔下筐子跑过去说：“老板娘，快回屋里吧！”老板娘一阵剧烈的咳嗽，急得吴婶不知所措，老板娘说：“你给我叫刚儿这小子！”吴婶说：“我去叫，我去叫，你告我一声就行，哪用得着你出来？”吴婶将老板娘搀到屋里扶上床盖上毛毯去叫苏刚。

苏刚住在西面一个单独的小院，原本住在第二座院西房，苏刚和媳妇史云芳每天在大院里打局部战争，苏老板打发儿子住到西小院，西小院原是佣工们住的地方。苏刚落了个清静，每天和镇上的一把子哥们玩麻将。

吴婶进去时，看见麻将桌旁围了四个人玩得正红火。

“苏刚，你妈让你到她房间去。”

“我不去，你不看正忙着？”

“你不去，你妈就过来叫你，不怕冻坏你妈的身子？”

苏刚推倒牌跟上吴婶来到母亲房间。在院子里，他看到燕儿红肿的眼睛，想告诉燕儿不用扫了，犹豫了一会没说，燕儿不扫别人就要怠工。

母亲说：“刚儿，你咋不去公司？不能干重活说个话也行，谁都到公路干活去了，你在家打麻将，你爸又要骂你是不长进的浑小子了！”

“妈，你不要没事找事，再挣座金山谁去花？发号施令的权不给我，死出力当牲口使的事我不干。老二他本事大，还用得着我？”

“唉！这么大的人，不谋点正事，不学点本事，苏家的家业倒了，你连碗饭也混不上。妈走了，谁还能牵挂你？妈管不住你，别惹你爸发火骂你就行了。”老板娘挥手让儿子出去，她感到胸口憋得慌。

“妈，安心养自己的病吧，别管闲事。”苏刚别了母亲回到卧室，吩咐媳妇史云芳去陪母亲说话，因为她没有任何事情做，然

后又坐到麻将桌旁。

掌灯时分，苏老板坐车回来了，苏杰、苏萍、苏莉三个人乘坐一辆轿车尾随而至，他们回各自卧室洗过热水澡坐到了饭桌前。一张紫红色大饭桌摆在一间圆形餐厅中央，四周摆了许多棕榈和鲜花，桌子上摆满了象牙筷子和水晶器皿，还有几束玫瑰花，色彩分外艳丽，枝形吊灯洒下的光斑如同彩蝶爬在桌子上。

四盘凉菜已经摆在桌子上，苏刚在前媳妇在后相跟着进了门挨着坐下，苏刚看见父亲板着脸正望着自己。

吴婶说：“老板，喝啥酒？”

“随便。”

“吴婶，来瓶茅台。”

“刚儿，过日子不能过了今天不想明天，不过年过节，喝啥酒不行？”

“爸爸，一瓶酒才几个钱？你就会死抠门。”

“该抠就抠，该省就省，想想你小时候，吃啥喝啥？好酒摆着那是让客人来了喝。吴婶，喝瓶高粱白吧。”

吴婶把一瓶高粱白酒放在苏刚面前，苏刚打开封盖，给父亲斟了一杯，“爸爸，你累了，多喝点能热身子。”

“你今天输了多少？”

“爸，你说错了，今天没输，赢了一千，镇长儿子借了我的三百，他说明天还我。”

“我再看见你在家玩麻将，一脚踢出你大门去，不争气的东西！”

苏刚白了父亲一眼，猛喝下一杯酒。

“吴婶上热菜。”苏杰吩咐道。

话音刚落，一道道色艳味美的热菜排着队端上饭桌，一家人开始吃饭，苏刚抓过一个碗，盛满了热菜，将碗推在媳妇面前，媳